

## 第二十七章 王者归来

”乔治，您有没有找到办法，绕过我不能去锡兰，我朋友不能来上海，照样取得我朋友的出庭证词？”里德焦急地问高易。这是一个星期后，里德按照约定，重新出现在高易的律师事务所。

“是的，我找到了。”

“棒！”里德双手合击，拍出一个响亮的掌声。

“方法就在阁下身上。”

里德在盼望好消息的兴奋中，有点疑惑地望着高易。衣着讲究格调的里德，今天换了一身三件套的蓝哔叽西装，马甲的口袋边缘露出一段精巧的金表链，和红底领带上的金花配得很好。由于急着要知道高易有没有找到把自己从官司里开脱出来的好办法，进门后，他没有等待律师事务所男跟班的服务，直接穿着貂皮大衣进了会议室，然后脱下大衣呢帽，放在身边的皮椅上。和一周前相比，高易觉得丽如银行的董事脸容更加消瘦，尽管他身上仍散发出昂贵的香水味。

高易从会议桌的另一头站起来，走到里德这一头，对后者稍微弯下身子，“我想请教阁下一个问题，请阁下用‘是’或者‘不是’回答。做得到吗？”

“尽力而为。”

“您那位在锡兰的咖啡种植园主朋友，他是4年前捲款离开宝顺洋行的襄理山多士先生，‘是’还是‘不是’？”

一股冰凉的寒意从里德的颈根卷到头皮，好比一桶井水刷地浇入火炉，冒起滋滋青烟。里德黝黑的脸上血色顿消，他从牙缝里蹦出声：“乔治，你疯了？还是趁人之危，故

意开我玩笑？！“

“这个名字冒犯您，只是暂时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件案子朝更坏处发展，是不是阁下的愿望？”

“当然是！”

“那么，请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

里德张大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但是他尽管不善于揣摩细节，却能很快抓住关键，再次从牙缝里蹦出声音：“你凭什么认为他是山多士？”

“我有好几样证据，而且大都是阁下上礼拜自己提供的。不错，真是阁下自己提供的。第一，从阁下那位种植咖啡的朋友信里，我看出他是一位葡萄牙人，因为在预测气候的字里行间，他的英文里混入了几个葡萄牙文，比如说‘自然条件’里的‘natural’（自然），他拼成‘natureza’；‘风调雨顺会带来庆祝咖啡丰收’里的‘festival’（庆祝），他拼成‘festa’。这种英文与葡萄牙文的混搭，在工部局或英国领事馆葡萄牙籍职员写的便条里经常发生，所以我可以断定写信给您的那位朋友是葡萄牙人。第二，山多士先生是4年前离开宝顺洋行的，而您给我看的那些信，最早的日期是3年另七个月，刚好和他离开上海去锡兰安顿下来的时间吻合。第三，您说那位朋友在上海有仇人，他不愿意和英国法庭打交道，那就暗示他跟上海的西人社会有过节。第四，在上周阁下到我这里来的同一天，出于运气，我得到了一件直接指向山多士先生人在锡兰的物证。请看这个，“高易走向会议桌的另一头，在自己刚才坐过的椅子底下，拿出一个白色帆布包，然后从包里取出他花5英镑从李提马泰那儿买来的那只麂皮手提箱，回到里德的座位边，将手提箱打开。

“请阁下看一看这些英文字母。”

高易指的是印在手提箱盖子里层，被刀子刮过，但是没有刮干净的几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对，这里，还有这里，”高易边指边说，“把这些字母拼起来就是‘Dent, Beale &

Co #51'。宝顺洋行在1857年之前，除了颠地(Dent)家族，还有一个叫比尔(Beale)的合伙人。所以那个时候发给宝顺洋行高级职员用作公务的手提箱都印上这样的字母，而后面这个阿拉伯数字'51'是领取该手提箱的这位职员在洋行里的职员号码。根据当初颠地大班要我帮他追寻山多士时留给我的资料来看，山多士先生是1857年之前加入宝顺洋行的，他的职员号码是51号。所以，这只手提箱就是山多士先生的。至于这只手提箱怎么最近会流落到科隆坡的地摊上，给我朋友捡便宜买到，是山多士先生遭偷遭抢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只手提箱在科隆坡的出现，和阁下无意中提供的那些证据，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红箭头，直指4年前离开宝顺洋行的葡萄牙籍襄理山多士先生！阁下现在可以回答我最初的问题，‘是’还是‘不是’吗？“

高易的话像来回拉铁锯一般一阵阵嵌入里德的耳际，他头胀欲裂，全身萎缩起来，胸膛急剧起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今天踏进高易的律师事务所前，里德虽然心情忐忑不定，不晓得高易有没有替自己找到开脱官司的良策，但里德是充满希望的。租界里多多少少麻烦的案子，都让这个苏格兰律师摆平了，自己的案子会是例外吗？作为一个南亚人，爬到一个跨国银行的董事地位，里德经历过一般白人同行不曾经历过的艰难。众所周知，租界社会里不知道存在着多少小圈子，犹太人的小圈子，苏格兰人的小圈子，基督教徒的小圈子。。。在每个小圈子里，通常都是某人是某某人的老家街坊，或同一所小学的同学，或是追溯到几代人以前的什么现在都已讲不清楚的关系。在每个小圈子里，人们互相分享秘密，警告可能出现的危险，提醒即将到来的机会，败坏共同对手的名声，在订婚的时候送花，在苦难的时候献眼泪，直到落葬的时候送棺材去公墓。而他，里德，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单打独斗，从律师改行经商，成为丽如银行的主持期货交易董事，动辄几十万英镑的交易，数目之大可以把所有其他的买卖，诸如地产，航运，丝茶，鸦片。。。通通抛在后面，靠得就是不罢不休的意志，灵活运用脸厚，有问必答的小聪明，和无所不在的运气。这个山多士的下落问题，出现得就像剧场里的观众突然要回答舞台上的演员问

话那么怪异和意外。和受到通缉的捲款逃亡者来往，其严重性，远远超过被期货投资失败而恼羞成怒的投资者控告，是不能靠意志，脸厚，小聪明或运气打发过去的。难道自己这次就像太平洋里的一艘小船碰到巨浪，要被打下海去喂鱼了吗？

在一番内心的痉挛后，律师出身的里德终于找到了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支点。他反问高易：

"乔治，作为律师，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我，一个顾客，对你的信任？你是帮我的律师？还是审我的法官？“

里德使用的是辩护律师的惯用手法，把辩论引离主题，然后在枝节问题上大肆发挥，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从而掩盖自己显而易见的虚弱立场。

"我是阁下的委托律师，和阁下有合同关系，在我和阁下的合同关系没有解除之前，我不可能滥用阁下的信任。至于我能不能和阁下继续合同关系，那就要看阁下对我刚才的问题，答案是‘是’还是‘不是’？"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是’的话，我会继续和阁下的合同关系，尽一切力量帮助阁下从期货投资案里脱身。‘不是’的话，我将不得不中止和阁下的合同关系，此后的行动将与阁下无关？“

"我看不出来，如果我说‘是’，我能免于一场比期货投资案更糟的诉讼。乔治，你倒底为什么要把两件案子扯在一起？“

"因为，我既是阁下委托的律师，有合同义务要帮助阁下解脱咖啡期货投资者对您的诉讼；我也是亨利颠地先生委托的律师，有合同义务要帮助他找到山多士先生，解决他们之间的财务纠纷。现在是，三个人，阁下，颠地先生，山多士先生；两件案子，宝顺洋行举报的捲款案，阁下的咖啡期货误导投资案；和一个回答，‘是’还是‘不是’都栓在一起。这样讲，清楚了吗？"

"那么，在我回答‘是’还是‘不是’之前，你必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会被控告

和通缉犯来往吗？‘会’还是‘不会’？”

“如果阁下的答案是‘是’，我的答案就是‘不会’。如果阁下的答案是‘不是’，我的答案就是‘会’。”

“我要求你说得更清楚一点。”

“如果阁下的答案是‘是’，我会通过阁下的帮助，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山多士先生，然后安排他和颠地先生协商，达成他们之间的庭外和解，从而撤销对山多士先生的通缉，这样一来，阁下就不会被控告和通缉犯来往。同时，还可以让山多士先生堂堂正正地出场，替阁下做证，对付那些期货投资者的诉讼。”

“如果阁下的答案是‘不是’，我会立刻中止与阁下的合同关系，退出阁下要我帮助的期货投资案。然后，严格地讲，就是今天下午，我会向上海英国领事法庭要求紧急行动，根据我刚才列举的线索，和颠地先生提供山多士先生的相貌，照会英国驻科隆坡的领事法庭，搜捕山多士先生。山多士先生现在或许已经改名，但是凭着他是三年七个月前开始投入锡兰的咖啡种植业，他的生意一年做的比一年大，他是原汁原味的葡萄牙人，这几条就足够缩小范围，找到他了。到那个时候，阁下要在期货投资案的审案时，再拿出那些预测气候的信件，就会被控和通缉犯来往。当然，如果今天下午我需要去英国领事法庭的话，我绝不会提到阁下的名字。对机密消息的来源保密，是我们当律师的特权。我想我已经把一切说清楚了，我正在等待阁下‘是’还是‘不是’的回答。”

高易的一番话让里德听得毛骨悚然。他觉得自己好像站在悬崖边上，再退一步，就要粉身碎骨。但是，在江湖多年打拼的他还是不想这么快跪下认输。他努力保持镇静，竭力在一团漆黑的处境里搜索光明。在一段难挨的寂静后，里德找到了一个选项。

“如果我的回答是‘不是’。您们不通过我，自己去找到山多士，不是同样可以和他达成庭外和解，撤销对他的通缉令，然后我再请山多士出庭帮我做证，我仍旧不会被控和通缉犯来往的，对吗？”

"错了。如果阁下不帮助我们找到山多士，我们只能依靠英国领事法庭以通缉的名义逮捕山多士，然后在监狱里达成颠地家和山多士先生的庭外和解，使山多士先生免于上法庭受审被判刑的下场。到那个时候，他的通缉犯的身份已经转变为在押嫌疑犯，所以不再存在撤销通缉令的机会。这么一来，阁下和山多士在过去几年的来往就坐实了是和通缉犯来往。"

里德目瞪口呆地听完高易的话，感觉上好像看到棺材的盖子被钉上最后一颗钉子，而躺在棺材里的，就是自己本人。他发现自己的手在不可控制地微微颤抖，便把手藏到屁股下坐住。

"是的，和我通讯的这位咖啡种植主就是山多士先生，我跟他。。"

"停下，"高易摆手阻止里德，"请阁下写出山多士先生现在在锡兰的地址和可靠的联络方法。我不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懂吗？"

"懂。"

"请写。"高易从会议桌中央的纸片堆里抽出一张白纸，然后连同插满鹅毛笔的笔架，一起移到里德面前。

"这样可以了吗？"里德写完后，将纸递给高易。

"这样挺好，谢谢阁下。"高易看完纸片，放入口袋。

"那么关于我自己的案子呢？"

"今天下午，我会去领事法庭，要求将阁下的案子开庭日子推迟90天，理由是需要时间去锡兰搜集预测气候的资料。然后，我要去见亨利颠地和约翰颠地，商讨寻找山多士的行动计划，我有把握说服颠地家族愿意和山多士先生达成庭外和解。一切顺利的话，一周之后我会动身去锡兰找山多士先生。最后，我会带山多士先生或他的证词回上海为阁下出庭，对付告您的那些咖啡期货投资者。"

"你有多少把握，山多士跟颠地家会达成庭外和解？"

"至少8成把握。根据阁下给我看过的那些信，山多士先生如今已经是十几万英镑身价的大富翁。单凭这点，精明的颠地家就会觉得跟山多士达成庭外和解，经济上最划得来。从山多士的立场来看，庭外和解，总比上法庭受审判刑要强。既然如此，庭外和解对双方都有利，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和解呢？"

"那么，他们和解后，有多少把握山多士肯为我的官司作证？"

"不低于8成。首先，在庭外和解的案件里阁下的名字我始终保密，所以山多士不会怀疑，怨恨阁下。其次，谁愿意丑闻缠身躲躲闪闪地过日子，尤其是像山多士先生那样有了钱，又和前宝顺洋行达成庭外和解之后呢？为阁下的咖啡期货投资案出面作证，是山多士先生重返西人社会的好机会，从此以后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在阳光下过日子。他会错过这个机会吗？请相信我，把你们两家的案子拴在一起，结局对阁下，颠地家，山多士都是最好的。"

高易的话像输血一样，给里德失去人气的脸拾回血色。里德的血液恢复正常循环，那种刚才一扫而光的大银行董事派头，就像换袜子那么快地回来了。

"这么说起来，您逼我讲出山多士的下落，我还要感谢您啰？"

"不是逼，是开导。应该感谢的是您自己帮了自己。"

"您要先去香港会见约翰颠地先生吗？"

"不用。约翰颠地先生和亨利颠地先生现在都在上海。阁下还有什么问题？"

里德摇摇头，站起来，挟起衣帽，"三个月后再见。"他没有跟高易握手，派头十足地离开了会议室。

已宣告破产的宝顺洋行大班亨利颠地的堂兄约翰颠地，这位颠地家族在远东的老大，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上海香港汇丰银行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应宝顺洋行前总办徐润的邀请，从香港到上海来谈一笔有兴趣的买卖。接到高易的紧急通知后，亨利和约翰颠地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律师事务所。

这是高易第一次见到约翰颠地。他身材魁梧，胸肌发达，五十出头，刷子般的短胡子像松鼠尾巴竖在嘴唇上，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像老鹰锁定猎物。他和比他年轻得多的堂弟亨利都穿着伦敦最老牌的亨茨曼裁缝店裁制的西装，但是款式不同，看上去没有重复感。

亨利颠地正规正矩地把约翰颠地介绍给高易，在此同时，约翰颠地快速地瞄了一周挂在墙上的各种镜框，把高易的资历，能力，成就的证明尽收眼底。

"大律师，紧急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情？"亨利等三人都坐下后开门见山地问。他的脸上挂着常驻的酒窝和笑容。

"我找到山多士的下落了。"

"谁？那个捲款潜逃的山多士？"

"对，宝顺洋行的前襄理山多士。"

"太好了！"亨利高兴得举起双臂，"我要把这个杂种锁进监狱，扔到澳大利亚去终生流放！"

接着，亨利颠地爆发出一连串的咀咒，把当年宝顺洋行因为投资棉花期货失败，财务处在风雨飘渺之际，山多士往伤口上洒盐，瞒过颠地，将地产偷偷抵押给丽如银行，然后拿着抵押到的80000两银子捲款潜逃，直接导致宝顺洋行破产，以及亨利颠地为此被迫辞去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的职务等一系列耻辱和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统统痛诉了一遍。

"现在这个山多士在什么地方？"约翰颠地等堂弟亨利发泄完后问。

"锡兰。还认识这只手提箱吗，大班？"高易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鹿皮手提箱，越过会议桌，交给亨利颠地。

亨利颠地打开手提箱，里里外外迅速打量了一番。"不错，是这个杂种的手提箱！51号，是这个杂种的职员号码！"

"不久以前，有人在锡兰首府科隆坡的地摊上发现这只手提箱。此外，我还有山多士

现在的地址和联络方法。“高易取出里德写下的纸片，交给亨利。

“情报足够了，”亨利将纸片传给约翰，然后转向高易，“我们什么时候去领事法庭要求发传票捕人？”

“暂时最好不要惊动领事法庭。”

“为什么？”

“据说山多士在锡兰种植咖啡，发了大财，我们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搞定这件事情。”

“大律师，是谁告诉你山多士在锡兰发了大财？我们能见一见这个告密者吗？”

“很抱歉，我必须对消息来源保密，请两位尊重我作为律师的这个特权。在不透露这位提供消息的人名的前提下，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两位，有很硬的证据表明山多士在三年零七个月前已经到达锡兰，这个时间刚好跟他拿了宝顺的80000两银子在上海失踪的日期吻合。到了锡兰后，山多士投身于当地的咖啡种植业，事业非常顺利，现在已经是当地的一个大富翁。”

“这个杂种太可恶，拿宝顺的钱当本钱，发大财！”亨利拳击桌面，“越是发财，我越要这个小子下监狱，让他也尝尝破产的滋味！”

“这样的话，对贵家族未必最有利。”高易平静地指出。

“大律师，能不能把你的意思讲的更清楚一点？”约翰亨利听出高易话里有话，用手势阻止堂弟的进一步咀咒。

“我建议贵家族和山多士达成庭外和解。。。 ”

“让这个杂种逍遥法外？没门！”亨利愤怒地打断高易。

“亨利，我建议你听完大律师的话，再发表你的高见。大律师，请讲下去，为什么你建议达成庭外和解？”

“打个比方，有一个小偷上礼拜到我家里偷了10块银元，我向巡捕房报警，一个礼拜以后的今天，这个小偷被抓住了，从他口袋里搜出1000块银元，其中990块银元是小偷用

偷我家的10块银元当本钱去赌场赢来的。请问，抓到小偷后，巡捕房让我去领钱，我能领到多少钱？”

"10块钱。“亨利回答。

"剩下990块钱呢？”

"巡捕房充公。“约翰说着咧开嘴笑道：“大律师，我很喜欢你这个比方。通俗易懂，一下子让我们信服为什么我们和山多士达成庭外和解比抓他下狱更有利。亨利，你听懂这个比方吗？”

亨利点点头，嘴里吐出一口粗气。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通过领事法庭逮捕山多士，贵家族能领到80000两银子。如果我们不惊动领事法庭，自己找到山多士，请他在同贵家族达成庭外和解与上法庭受审判遭流放之间作选择，他会选择倾家荡产去流放吗？当然不会。根据山多士现在的身价，要他拿出几个80000两银子，都不会有问题。”

"大律师，你有什么金钱赔偿的公式可以给我们当庭外和解的参考吗？”

"有两种公式可供参考：第一种是因为当年缺少了这80000两银子，导致宝顺洋行破产，所以庭外和解的金钱赔偿要足够让宝顺洋行能重新开业；第二种是因为当年缺少了这80000两银子，使宝顺洋行放弃多少生意，4年加在一起，一共少攒多少钱，作为庭外和解的赔偿金额。这两种公式都只是参考，最后得到的金钱赔偿，需要贵家族和山多士反复协商。”

"大律师，我们对第一种公式比较有兴趣。庭外和解的金钱赔偿要足够让宝顺重新开业。”

"那么，两位对恢复宝顺开业已经有头绪，只差金钱了？”

"是的。事情非常巧，这次我来上海，和宝顺洋行原来的元老员工谈一笔很大的生意。这笔生意如果做成的话，宝顺大有希望复业。在我们见到你大律师前，我们正在到处寻找

做成这笔买卖的资金。现在看来，和山多士达成庭外和解，资金就有着落了。说到这里，我想趁这个机会请大律师评估一下这笔生意的可行性，可以吗？”

“我洗耳恭听着。”

约翰颠地想请乔治高易评估的生意是宝顺洋行前总买办徐润特地请约翰从香港到上海来商谈的。

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徐润，15岁时，也就是1853年，投奔已经在上海宝顺洋行当买办的叔父到宝顺洋行来当学徒。他是一个十分勤奋好学的人，在所有的学徒工里，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晚睡半小时，所以深得洋行上至大班，下至师弟的看重。19岁时他升任帮账，24岁时升任主账，26岁时升任副买办，28岁时升任总买办。三年前，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徐润继续留在宝顺帮助清理资产。后来，他自掏腰包，以优惠价钱买下宝顺库存的茶叶，自立门户，开设“宝源茶栈”。当时，中国的茶叶有三分之二从上海出口，而徐润通过在宝顺工作时积累的渠道和经验，将“宝源茶栈”发展成上海最大的茶叶出口行之一。可想而知，作为一个讲情义的人，在徐润心里，对宝顺洋行的饮水思源之情，有多深多重。

两天前，徐润去礼查饭店的套房拜会约翰颠地和老东家亨利颠地。

套房客厅里的壁炉烧得很旺，闪烁的光芒照着雕画天花板，铺柚木护壁板的墙壁，银底座水晶吊灯，精细的波斯地毯，仿古桃花心木家具，和临摹意大利佛罗伦斯画派的篷托尔莫的《戟兵》油画。所有这些豪华装饰，对习惯用黄金包家具的脚，用小钻石点缀壁毯的宝顺洋行的颠地东家和前总买办来说，都没有什么起眼。

“大班日安，”徐润用带岭南口音的英语向颠地们问候。徐润在宝顺当学徒前，在苏州书院念过三个月书，所有其他学问，都是在宝顺自学的，总结起来，他总共学到三样东西：英语，算账和准时。他把狐皮长袍留在楼下衣帽间，身着宝蓝缎长衫，黑呢中式马甲，皮底黑布靴，不看他带在身边的西洋铜扣公文包，人们会以为他是内地当铺里的账房先生。

虽然刚满32岁，他的眼角已显出纹溜，鼻子上永远有一团笑纹，在白皙的园脸和弯弯的细眉下，显得特别和气。

"徐买办，最近生意怎样？"亨利颠地用老东家的口气问。

"茶叶出口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旺。三个月后，新茶上市，恐怕会忙死。"

"找我们来是谈出口茶叶？"约翰颠地问。

"不，我想做点房地产生意。"

颠地堂兄弟相互诧异地望了一眼。"上海的地价没有回涨，徐买办为什么现在想投资地产？"约翰目光像鹰一般盯着徐润。

"有一块地皮，具有隐藏价值，最近上市出售。我想买下来，请问两位大班有没有兴致向我融资？"

"隐藏价值？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这块地皮靠近旗昌洋行的十六铺码头，按照去年上海道台衙门把涨滩判给天主教三德堂的前例，如果再次发生涨滩，十六铺码头和这块靠近的地皮，都有权得到一部分涨滩。这就是隐藏价值。我已经找人去看过，确定有新的涨滩正在出现。"

"既然有这么好的隐藏价值，现在的主人为什么要出售？"

"不清楚。或许现在的主人缺钱。"

"现在的主人是谁？"

"丽如银行。"

"徐买办，我想起来了，"亨利颠地右手打了个响指，"你说的那块土地是不是在地价最低的时候，让山多士抵押给丽如银行的？"

"是的，东家的记性真好，现在抵押期已过，这块地属于丽如银行。听说旗昌洋行的金能亨大班对这块土地也很有兴趣。现在，我想请两位大班融资，帮我买下这块土地。"

"怎样融资？"

"我以库存的茶叶作抵押，向两位大班借120000两银子，年息五厘，一年后归还。"

"当年山多士五块土地一共抵押80000两银子，为什么现在要120000两银子？"

"这块地皮不止单是山多士抵押掉的那块，还有周围相邻的，我要一起买下，所以总数是120000两。"

"这120000两银子，一半算融资，一半算投资，这是我的立场。"约翰颠地语气坚定地说。

"恐怕现在来不及了。为了抢在金能亨大班前头，我已经和丽如银行草签以我的户名购下这块土地，丽如银行给我一个月时间融资。如果改成大班和我共有户名，原来的交易就要作废，金能亨大班说不定会趁机插进来，抢走这笔交易。"

"到别家银行去融资，年息至少8厘。要是我们没有荣幸和徐买办分享生意上的成功，那么对徐买办的融资要求，我现在不能做出决定，徐买办不会生气吧？"约翰颠地笑呵呵地问。

徐润的眼珠转了一下，非常有礼貌地回答："与大班分享生意的成功，是我的荣幸。我徐润有今天，根基是在宝顺洋行打下的。请问大班有兴趣和鄙人合作茶叶生意吗？"

"怎样合作？"亨利颠地大感兴趣地问。

"我每年优惠卖给大班十万磅茶叶，以今年价格的九五折为底，每年加价不超过7%，为期10年，怎么样？"

"不，每年加价不得超过3%。"

"3%太少，4%怎么样？"

"可以。"约翰伸出手去，想和徐润握手成交。但是徐润却没有伸出手回应。"我要再加一条，请大班增加融资到200000两，仍旧以茶叶做抵押，为期一年，年息五厘。因为我打算既投资地产，又扩大茶叶进货。"

约翰和亨利交头耳语，然后回答："两天后我们给你答复。"

"那么，大律师，你看我们倒底能做这笔交易吗？"约翰颠地讲完和徐润的融资谈判后问高易。

"我不清楚茶叶的行情。200000两银子这个数目我估计是可以从山多士那里得到的。但是从上海到科隆坡，路上来回再加上和山多士谈判庭外和解，至少需要三个月。徐买办和丽如银行的草签合同只给一个月时间融资。我担心您们会来不及用山多士的赔款给徐买办融资。"高易边算边说。

"我们先向汇丰银行借200000两银子的短期债务帮助徐买办，这笔债的利息要山多士负担。还有其他担心吗？"

"融资以茶叶为抵押。一年后，新茶成了旧茶，这个折旧两位跟徐买办算过吗？"

"大律师，尽管你不做茶叶生意，你提到茶叶的折旧，我很惊讶。这个折旧我们会跟徐买办算的。"

"大班是用香港的颠地洋行名义，还是在上海另开一家新的洋行，和徐买办做十年茶叶生意？"

"都不是。这笔茶叶生意，足够让债务团同意宝顺洋行重新开业。我的亨利老弟又要开工了。"

"真好比王者归来。"

"老实说，做成这笔交易最兴奋的不是宝顺洋行复业。最兴奋的是知道丽如银行正在出售顶级资产！站在汇丰银行的立场，还有比这个更棒的事情吗？"